

三七分 ◆ 孙道荣

理发店里来了一位老人。店员将老人引到一张理发椅，坐下。店里岁数最大的理发师走过来，由他给老人理发。店里来了老人或孩子，都是他给理发。他心细，手脚稳。

老人慢吞吞摘下帽子。理发师接过帽子的那一刻，呆住了：老人的头上，根本没剩多少头发了，稀稀拉拉，白得如雪。想到雪这个词，理发师差一点哑然失笑，老人头上这点白发，更像是初雪，零零星星散落在大地上，若隐若现。

理发师当然没让自己笑出来。他给很多老人理过发，大多数的老人，头发稀疏，白发比黑发多，但头发这么白，又只有这么点头发的老人，还真没给理过。这点头发，家人拿把剪刀，“咔嚓咔嚓”就给剪干净了，哪里还需要跑到理发店来呢。但老人既然来了，就是客人，要将老人服务好。

理发师拿出小梳子，先将老人因为戴着帽子而压得倒伏的头发梳顺。老人的头发有点硬，每一根都桀骜不驯，不肯降服的样子。理发师费了点劲，才将它们一根一根梳顺。

理发师问老人，老人家，您老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？

老人瞅着镜子，忽然自己乐了，我就这几根毛，还讲究什么发型啊？你看着给剪短一点，显得精神一点，就成了。

理发师也被老人的风趣逗笑了，看得出，老人是个挺乐观随和的人，理发师也开起了玩笑，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，只有三根头发，不也有发型吗，还很独特呢。

老人笑答，他那是三撮毛吧，我的头毛，加起来恐怕比他一撮都少喽。小伙子，不如你先帮我数数，到底我还剩几根毛？

是能数得出来，但哪能真数啊。理发师问老人，您老以前都理什么发型？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

老人想了想，说，我这辈子，就理过三种发型，年轻时当兵，剪的都是板寸头；后来退伍了，进了钢铁厂，在炼钢车间，铁炉子那个热啊，浑身都是汗，头发都贴在头皮上，我们班组二十多个人，就都索性剃了光头。再后来，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也离开了炼钢车间，就又留头发了，光头不好看啊。那时候，都是三七分发型，显得文雅嘛，这个发型时间最长，一直到退休，都是这个发型。退休之后，也就不在乎什么发型了，剪短了就行。这几年，头发更是都掉得差不多了。

理发师说，那我就给您老再剪给三七分，好不好？

老人问，我这几根毛，还能三七分吗？

理发师说，能啊，我帮您理出来。

拿梳子，将老人的头发，按三七分开，左侧头发太少，理发师又试着从中间梳过来几根，这样一看，有那么点三七的意思了。又拿起剪刀，给老人剪发。说是剪，只是将稍长的白发，剪短，修齐。理发师在给老人理发时，轻手轻脚，小心翼翼，生怕将老人的哪根头发弄掉落了，本就所剩不多，每一根白发都很珍贵呢。

这时，店门又开了，走进一

对母女，店员问，两位是美发吗？

年长的妇女摇摇头，径直走到正在理发的老人身边，嗔怪说，爸，可找着你了！不让你一个人出门，你还是偷偷摸摸跑出来了，担心死我们了。

理发师扭头看看母女，就快好了，快好了。

年轻的女孩看着老人，笑着说，外公，还别说，您这头发一修剪啊，还真显得精神多了，年轻多了，有型多了。

老人从镜子里看着年轻的女孩，又看了看自己的脑袋，咧嘴笑着说，囡囡，你没骗外公吧？

不骗你呢！女孩说，等一会到了表哥的婚礼现场，您肯定最帅了！

理发师这才听明白了，原来老人是要参加孙子的婚礼，才特地一个人偷偷摸摸跑出来理发的，他是要体面地参加孙子的婚礼呢。

老人的头发理好了，理发师拿来帽子，递给老人，老人接过帽子，有点迟疑要不要戴上。妇女说，爸，外面冷，帽子肯定要戴的。你可不要舍不得刚理的发，而受了凉。

理发师对老人说，没事的，您老戴好帽子，我给您的头发涂了发乳，不会变形的。

老人向理发师道了谢，

在母女俩的搀扶下，向外走去。理发师将他们送到店门外，目送他们走上一辆贴着囍字的小车。

深夜，明人快步进入地铁站。

站台上乘客摩肩接踵，都想赶这趟末班车。

车来了，最后下车的前脚刚跨出车门，上车的就挤了上去。明人是最后挤上的。座位早就不奢望了，找了中间扶杆空档处，两脚与肩齐宽，呈八字步站稳了。车身起步，摇晃不止。他还算笃定站立。讨厌的是，边上一位陌生男子，口罩蒙面，看不清模样，不过从他的前额和头发判断，估计已过知天命之年。他戴的眼镜，是老式的玳瑁材质，镜片不薄。

他肩挎一个圆柱背包，破旧，而且拉链处已有脱线，背带绷得有点紧，里面装的东西看似易碎品。上了车，他也不放在地上。车身移动，背包跟着晃动，他手又拽紧了。有一段地铁摇晃幅度更大，背包重重地撞击到了明人和另一位年轻人。年轻人朝他瞪了瞪眼睛，表情很不悦，明人也皱了皱眉，不得不往后退了退，尽量避开些。那男子还是不把背包放下，似乎置放在地上，就会立即倾倒。背包时不时晃动，近处的几位乘客，都避开了。渐渐地，还有一种怪味，从背包里散出，微微刺鼻。那年轻人还凑近嗅了嗅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

车厢里有一种小小的骚动。明人明显地感觉到了。那个男子似乎仍木知木觉，背包里像装着宝物，抓得紧紧的。

站点到了，稍稍有点刹车，一位原本坐着的老妇人恰好起身，没抓住扶手，人失控地往前冲去，眼看就要跌倒时，那男子急忙伸手去拉扶，老妇人借着他的臂力，扭了一下身子，抓住扶手，在明人的搀扶下，终于站稳了。男子的背包却飞落在地，包在脱线处扯开了，包里的东西也跟着洒落了出来。

是一棵小树苗，根上还缠着大块的泥土，此刻已有许多碎落成块了。

那男子急冲冲地蹲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捡拾那棵小幼苗。

是君子兰呀。明人一眼看出。他也喜欢这高贵，刚毅而又谦谦君子的植物。原来这也是和他一样的园艺爱好者呀。

他俯下身，也连忙帮他拾掇地上的泥土。

那男子抬头，说：“谢谢您。”

“不用谢。”明人说。

从他厚厚的眼镜玻璃，还有舒展的眉头，明人看见他笑了。

门牌号藏奥妙 ◆ 闲庭客

阿颜是木材行的老板，佑福市场刚开张的辰光，阿颜的木材行只有50平方米，16年后，拓展成了500平方米。真是木材滚滚流出去，钞票源源涌进来。阿颜常常从梦中笑醒。

有人问阿颜，为啥生意好？阿颜笑着讲，和他店铺的牌号有关。啥个牌号呢？佑福路13号，13号用上海话讲，就是“实在好”！

现在传出佑福市场要拆迁的消息，阿颜不相信。当动迁工作组小赵走进店铺时，阿颜慌了，“扑通”一声跌倒在地。女儿小丽立即把父亲扶了起来。

小赵很英俊，一米八的个头，彬彬有礼。但是小赵的话阿颜不要听。啥个老城厢要改造、居住条件要改善，这跟我搭啥界？

阿颜把大门打开，讲等把居民思想工作全部做通，再来寻他。小赵告诉阿颜，佑福路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已经签约。

阿颜态度坚决：“我只关心一个人，如果801号店铺的朱老板签了，我也马上签！”小赵变得严肃起来，此话当真？阿颜拍着胸脯，君子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！

夜里阿颜告诉小丽，他和朱老板已商定做钉子户。小丽担心朱叔叔会有变化。阿颜讲看朱老板的门牌号，就晓得他的态度。朱叔叔的门牌是801，上海话读叫801，但是广东人把“0”读成“洞”，那就是8洞1，不同意！

再聪明的人也有失算的辰光。两天后小赵走进店铺，告诉阿颜801的朱老板已签约。

阿颜哪里会相信？一只电话打过去。电话听筒里传来“呼哧呼哧”大透气的声音，果然朱老板已经签约了。阿颜火冒三丈，对着手机“呸”了二十多声，将手机抛出窗口，飞过三条马路，最后手机掉在地上，碎成两瓣。

阿颜打过包票，现在怎么办？他必须立刻立刻寻到应对之策。

突然阿颜摇摇晃晃立起身，“哦哟，头痛，而且头晕目眩！不对，还有耳鸣，好像几十个人在吵骂，根本没有办法听清楚！”

小赵立即扶住阿颜，叫他不要紧张，过一会儿会恢复正常。阿颜把耳朵凑到小赵嘴边：

“你讲啥？我一点也听不清。”小赵一字一拍地讲：“颜老板，不要紧张。要么我们去医院。”

阿颜故意张冠李戴，“啥，去西安？乘飞机还是坐高铁？”小丽大声讲：“阿爸，你哪能搞头势介绍棍！”

“啥？你们要假结婚？小赵卖相蛮好，我也很看得中。想结婚就结婚，假结婚做啥？而且跑到西安介远的地方去假结婚！”

阿颜这一招确实有效，弄得小赵和小丽一时寻不到方向，小赵决定工作过两天再做。

工作组决定缓一缓，但是阿颜一招接着一招。当天夜里阿颜乘上了去西安的飞机。旅游是假的，避风头是真的。让工作组寻不到他，看他们怎么办！

一个星期后，阿颜走进了自己的店铺，顿时呆若木鸡。原先堆得满满的木材不见了，店铺变得空空荡荡。小丽回来了，讲木材全部运到了杨家庄，他们将转到嘉定去。

阿颜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响，问店铺谁同意退掉的。小丽讲是她作的决定。阿颜大吼，讲自己是店铺的老板，工作组这样做是违规违法的！小赵慢条斯理地讲，工作完全依法依规，手续是小丽和工作组办的。阿颜怒不可遏，讲女儿没有这个权力！

小丽一点也不慌，讲去年10月她生日，父亲讲要把店铺交给她来管理，第二天两个人一起去办了过户手续。小丽拿出了营业执照，阿颜无言以对。

小丽又从包里拿出一本红本本，这是一本结婚证。原来小丽和小赵是中学同学，今天他们成了一对。阿颜还能怎么办，他只能祝福女儿和小赵幸福。

四年过去了，阿颜的生意怎么样了呢？现在木材行在杨家庄，面积是1000平方米！生意还是那么牛，牛气冲天。人家问阿颜这是为啥呢？阿颜还是那句老话，门牌号好呀！杨家庄60号，60号就是“落实好”呀！

在事实面前，我不得不承认，阿颜对门牌号的研究确实有道理，不服不行呀！

